

朝南朝北

来，请到我家的后花园看一看，站在阳台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一座馒头似的小山，山上林木葱郁，时有鸟儿鸣叫，再往上一看，就是北方的天空，那是属于我的安静世界。

我为这样的情景感到骄傲，可就在七年前，我却深深苦恼过，我几乎认为，自己做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决定，因为买下这套房子。

那时，这片住宅地仅有几栋楼房，准备买房的我来到这里，一下就喜欢上了周围环境，决定就在这里买房，可是，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——该选择怎样的朝向呢，是朝南还是朝北？

两套住房一般大，朝南的视野非常开阔，可以望见几里外的市镇，楼角的两百米处，有一条蜿蜒的小河和沿河公路；而朝北的那套，正对的小山像一道屏障，让人怎么也望不远。如果说南边是一派鲜活的景象，那么北边，则是无言的静幽。

理想状态就是，我在南边推开窗，拥有一个辽阔的视野，需要安静的时候，则坐在朝北的阳台上，感受后山带来的宁静。但这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同时买下两套房子，只能在朝南或是朝北间作出决定。

最终，我还是选择了朝北，除自己喜欢安静外，还因为北边的那套要便宜三万块。殊不知，我刚签下合同，立刻招来很多人的反对，他们像关心自己的住房一样劝我：“你要一辈子住在这里，看得远当然舒服，北边太闷了。”由于非议的声音太多，我几乎动摇了，险些换到对面去。

可谁也不知道今后会怎样？后来这几年，南边的空地上逐渐修起越来越高的房子，夺掉了大部分视界，而且，公路上的车流也越来越密，楼角又建起商业街，嘈杂声扰人。我听见南面的住户怨声载道，从他们的窗口望出去，简直是杂乱一片，毫无风景可言。

只在多年以后，事实才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，或说是幸运的。我觉得，这样的情形似乎也能推广开去，大多数人都在追求向往的东西，未必理想，不经过时间的证明，就无从对证可分。

如今，我已深深爱上了屋后的那片静谧，庆幸的同时我也在想，无论作何选择，朝南还是朝北，你得根据自己的心来决定，拨开了旁言警议，坚持自己的方向，或许，就是理想的方向。

(金珊)



有风的日子

有风的屋子里，挂在墙上的风铃在轻轻地响着，那声响像是动听的音乐，风就是它的指挥。

我听马勒第一交响乐的时候，就是在这样有风的屋子里。风铃响动的声音很好听，只是夹杂着从窗外传来的车水马龙的喧嚣声。对于有些现代音乐来说，不谐调音也是音乐的元素。

马勒的第一交响乐这时候传来，与风铃声、喧嚣声构成三位一体的对位和声，立体交叉在我的面前。面对其他两位：风铃和喧嚣——一位缠绵小姐、一位莽撞大汉，马勒有他自己什么样的魅力和绝招？

并非我是有意选择这样的时间来考验马勒，实在是我每天都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之中，生活和音乐，美好与无奈，总是会一起在磨练着我的耳朵，我们的心。

音乐的神奇，常让我目瞪口呆。在艺术的门类里，大概只有音乐可以保鲜如昨，哪怕离经再长的时间，乐谱已经发黄发霉，老得像是没有牙，只要演奏出来，还是能保持原来的样子，就还像是刚刚从大海中捞上来的水淋淋张着新鲜的鳃呼吸的鱼。和

音乐并驾齐驱的绘画就不行，我曾在卢浮宫看过达·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，不过，那画已经旧得如同长满了老年斑，我猜想当年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老气横秋的颜色。雕塑行吗？雕塑被称为“凝固的音乐”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屹立在那里，样子未变，还保持着原汁原味。但雕塑毕竟没有声响，不能如同音乐一样尽情放开喉咙，便像是石头雕刻而成的树枝，不能随风而婆娑摇曳出芳香。

只有音乐可以长生不老，有声有色，生机盎然，永远年轻。马勒的第一交响乐，就这样一连好多天在我家里荡漾。

在我听来，马勒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痉挛、神经质。虽说稍稍有点啰嗦，但是那样平易，那样温和，充满民间乡土的气味。晨光曦微朦胧的调子，是初春时节绿的新鲜色彩；即使是忧郁，也如天鹅绒般轻柔无比。最后，他的拿手好戏弦乐一出场，立刻尘埃落定般安静了下来，诸神归位，一条刚才还在翻涌浪花的河，平静如镜，倒映着两岸的青山绿树，沉淀着蓝天白云，融化

着鸟声风声和心声，将一颗心冲洗得水晶般纤尘不染、晶莹剔透，实在是甜美宜人，让再硬的筋骨也柔软如绵，听得人直想落泪。

据说，马勒在为他的这支第一交响乐写文字注明时，第一行写着这样的话：花卉、果实和荆棘……在我听来，在这支交响乐中，即使是荆棘也是柔软的，可以弯成一串脖颈上的珍珠项链。这是只有青春才有的旋律。

在我的青春早已逝去的时候，在我到马勒去世的年龄的时候，马勒的第一交响乐听起来，别有一番滋味。他的那些如天鹅绒一般的弦乐也好，如天风浩荡一般的铜管乐也好，悲伤也好，欢快也好，忧郁也好，沉重也好……都显得如此美好难得，让人再皱老的心，也湿润柔软起来，恢复一点儿久违的弹性。

马勒的音乐，在有风的屋子里轻轻地回旋，随风摇摆的风铃也好，窗外车水马龙的喧嚣也好，都被它吸水纸一样吸得干干净净。

(肖复兴)



石林 余刚 摄

优雅地老去

假日里，闲来无事，于是打扮妥帖，出门闲逛。

漫无目的地走，看到路边一个很有特色的小杂货店，就进去了。在店里浏览了一会儿，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走了过来问了句：“阿姨，你好！请问你想买点什么？”这句话几乎让我大惊失色，她，她居然叫我阿姨！我顿时没兴致逛了，“逃”出了那家小店。虽然知道自己已经不太年轻了，但无论如何是第一次被人叫“阿姨”，心里总还是有些不爽。

过了些日子，看了本书，书中有一段关于女人的妙语：20岁的女人像非洲，一半还是旷

野，纯纯的；20至30岁的女人像美国，有成熟的味道；30至35岁的女人像印度和日本，成熟博学而迷人；35至40岁的女人像法国，很性感；40以后的女人像德国，失去战争却没失去希望……是啊，每个年龄段的女人都有一种独特的美，自己虽然已不再年轻，却比单纯的青春多了许多丰富的内涵，怎么就自卑了呢？拿出这些年的照片，一张张仔细地看，十几年的岁月看起来，竟看出了对自己的满意来：少了些稚气，多了些稳重；少了些任性，多了些宽容；少了些无知，多了些涵养；少了些霸道，多了些慈祥……人都会变老，只

是有的人老得有些不堪，而有些则是一辈子只忙了穿衣打扮一件事，虽漂亮，却总感到缺了点什么。还有些人则真正明白了美还有另外的层面，于是智慧、优雅、内秀成了她们常葆心灵不老的秘方……我希望自己是后者。

我想以后我不会在听到有人叫我“阿姨”的时候就“花容失色”了，我会泰然处之，只要在那个年轻孩子的心目中这个“阿姨”是清静美丽的、成熟大方的、富有教养的……

人都会变老，如果能在从容优雅中老去，不啻为一个女人的造化。

(晓媛)



初冬月

秋意尚浓，恍然就到了初冬，月亮也带着秋温，走进了冬的夜空。

天黑得早了，晚饭后摸黑回宿舍，过了山头，豁然见西南山坡上空这轮橙黄明净的初冬月，低垂圆满，硕大清新，一种美好亲切的感觉顿从心底漾起。夜幕中，黑森森的山峰错落而列，视野尽处，一岭横天际接晚霞；渐暗的余霞边，山的剪影如淡淡的水墨画，近山的轮廓则像浓墨涂出的一样；山坡西南出口方向，山势迅速开阔，峰峦连绵起伏，像一片黑色的波涛，磅礴在融融的月光下；月下的山坡和附近的山川上空月光旖旎，给人今月专为此处明的美感。这月光山色太美了！望着明月，似乎忘却了自身的存在，只剩下一缕美好的情感，羽化在这月色之中。

独自徜徉在月色里，白天还思虑萦怀甚至忧戚的，此刻全忘了，而白天无暇顾及甚至早已忘却了的，有的却会清晰地想起来。如此美丽的月光，会使心灵深处的珍藏开出花朵，连痛楚也会变得美丽。但这月色更多的是使我不思虑无所思，身心放松，呼吸都变得轻微均匀，不易觉察。我像一条游到清水里“偷清”的鱼，浮在月光里，吮月华，汲清辉，或停泊或徘徊，如醉如痴。

橙黄的月，橙黄的光，橙黄的光里浮悬着轻轻的霜。清虚的夜空中，我仿佛感觉到了月光的流泻，感觉到了月光的韵律，领悟到人的情感与月光波动的相依相融；在这柔和美丽的月光下，只要一凝神一动情，仿佛就能听到低徊优美的《梁祝》曲，看到飘逸如梦的《天鹅湖》……难道这些作品的诞生也经历了月光的孕育，作者的灵感也得到过月光的滋润和浇灌？不然，这些美好的东西怎么会还原在这月光之中？

山脉相互枕藉着、依偎着，匍匐在朦胧的月色里安详地睡了。真没想到白天反复经过反复看过的山，经月光的再创造，竟如仙境。山上的树木挤挨着、拥抱着，进入了梦乡。松树等乔木高高的婆娑的树冠，如伞如云如絮，像幽幽夜幕里的泼墨画。山在呼吸，树在呼吸，空气在呼吸，夜在呼吸……此刻凝目，能看到天涯；此刻倾听，可听及海角。听者看者，非耳非目，乃心也，乃月夜之助也。

月光如橙色而淡泊的液体，山川景物浸在月色里，天国般的宁和。独处月下，平和而安宁的心灵，在接受月光睿智的审视，人生一瞬，人生是美好的，人的心灵也应该是美好的，我们的所作所为应无愧于这美好的世界，无愧于这美好的月光；美好的心灵才能照进美好的月光，心灵美好的人，才敢于独自静静地面对这美好的月色而灵魂安宁。

感谢生活感谢大自然的赐予，我的生命之舟放逐了喧嚣、污染和拥挤，泊进了这一汪月色，际遇了这处明丽如梦的风景。陶醉在月华天籁中，我甚至忘记了我是什么时候是怎样进入这月色的，也没有想到要走出这月色，走出这个恬静和悦的梦境。

在时间的长河里，我们仅有属于自己的那一缕月光，稍不珍惜，就会去日苦多，万事成蹉跎。君不见，此月方从远古来，历沧桑，经兴衰，送千古风流，看花开花落……大王月，霜晨月，关山月，红缕月，俱往矣！山河沉寂无言，酣然入梦；人不惜月自明，吾辈该如何把握这一缕月光？初冬月高悬不语，娟然如洗。

(陈国华)